



大众日报
客户端



大众日报
微信



“万爱千恩百苦，疼我孰知父母？”纵观我国历史，深明大义、贤明勇敢、慈爱仁善的“李焕英”们都鲜活地出现在眼前——

你好，古代“李焕英”

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本报实习生 蔡漫漫



孟母三迁



画荻教子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作为今年春节档电影的一匹黑马，取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。上映23天，该电影票房突破50亿大关，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快突破50亿的电影。一夜之间，“李焕英”成为春节期间的大热词。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并没有宏大的叙事和情节，贵在真诚地传达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孝文化价值理念——母爱与孝道。自古以来，关于母爱与孝道之人之事，被称道不已，更值得今人敬仰。

古时“四大贤母”

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大火，让影片中饰演母亲李焕英的演员张小斐进入观众的视野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对张小斐有了一种“母亲”滤镜，看见她，就会感受到母亲的慈爱与亲切。古代一些母亲同样自带滤镜，这滤镜是贤德、慈爱、大义。

纵观我国历史，颇有建树的名人多受其母亲的深刻影响，进而成就一番伟业。其中，最有名的是我国历史上的“四大贤母”——孟母、岳母、欧母、陶母。孟母三迁、岳母刺字的故事早已成为启蒙并激励一代代人的思想源头。后两者欧母和陶母，也是我国古代贤母的典范，她们的教子故事同样广为流传。

欧母是指北宋卓越的政治家、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。欧阳修4岁便失去了父亲，母亲独自把他抚养成人。欧母勤俭节约、安于贫贱，对欧阳修谆谆教诲。欧阳修在《泷冈阡表》中写道：“太夫人守节自誓，居穷，自力于衣食，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。”《东都事略·欧阳修传》记载：“母郑，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”因为家庭贫寒，买不起纸和笔，欧母便用荻草秆当笔，将沙子铺平当纸，教欧阳修写字。欧阳修在母亲的教导下，在地上的一笔一画，反反复复地练习写字，一丝不苟。“画荻教子”的佳话便源于此。欧母嘱咐欧阳修：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，俭薄所以居患难也。”“夫养不必丰，要于孝；利虽不得博于物，要其心之厚于仁。”欧母以仁爱、勤俭之心教导儿子要孝敬父母、多施仁厚，不苟合于世，要俭约持家。读来饱含深情，贤母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另一贤母陶母，说的是晋代著名将军陶侃的母亲湛氏。陶侃年幼丧父，陶母以纺织谋生，供陶侃读书。陶母教导儿子忠勤勤俭，珍惜光阴，发奋读书，树立建功立业的志向。陶侃读书万卷，精通兵法，一路升迁，为国为民，清正廉洁。
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：“陶公少时，作鱼梁吏。尝以坩鲋餍母。母封鲋付吏，反书责问曰：‘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忧也！’”陶母责备陶侃将官府的东西赠送给自己，嘱咐儿子清正廉洁。陶母为招待有名望之士，为儿子谋求功业，“头发委地，下为二髻，卖得数斛米，斫诸屋柱，悉割半为薪，割诸荐以为马草。”留下“陶母封鲋”和“截发延宾”的经世美谈。

在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，也不乏贤明大义的贤母形象。其中，最饱满和突出的形

象当属《三国演义》中徐庶的母亲。许多戏剧中都有“徐母骂曹”的选段，便源于这位深明大义的贤母。徐庶本投奔于刘备门下，立下卓越功勋。爱才的曹操听说了足智多谋的徐庶，便想要纳为己用。于是囚禁了徐庶的母亲，让徐母写信召唤徐庶。徐母大骂“汝虽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。乃反以玄德为逆臣，欲使吾儿背明投暗，岂不自耻乎”，拒不从命。曹操便伪造徐母手书召唤徐庶，徐庶中计，方寸大乱，弃明投暗。徐母听闻自缢而亡，可谓贞烈明义。徐庶也自此立下誓言终生不为曹操献一谋一计，这也正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歇后语“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”的出处。

母爱在传说中升华

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女性形象很少，女媧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超越许多男性形象的英雄。她仿照自己抁土造人，创造并构建人类社会。天破时，她炼成五彩石将天补好；擎天柱断时，她砍下鳌足，重新将天撑起，彰显出母性大爱，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母亲。屈原的《九歌》中，也塑造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形象——少司命。这位荷衣蕙带的美丽女神，“竦长剑兮拥幼艾”，举着长剑保护着怀中的幼儿。以上两位闪耀着母性光辉的神话形象，似乎也昭示着中国历代女性深明大义、勇于

担当、大爱无求的母爱形象。以上古神话传说为始，历代民间也流传着很多感人的母爱传说。在辽宁营口矗立着一座著名的山——望儿山，关于这座山有个美丽感人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
相传在古代，一座山下生活着几户人家，一户人家的丈夫在出海打鱼时，不幸被海浪掀入大海，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儿子十八岁那年，母亲送儿子上船赴京赶考，相约七七之日归还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小船遭遇风暴倾覆，儿子丧命于大海。七七之日，母亲不见儿子归还，便每日登山瞭望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一夜，已到花甲之年的母亲梦到儿子回家，连夜登山，泪如泉涌，悲痛欲绝。苍天动容，大海呼喊，忽然一条鱼跃出海面，来回游转，乃儿子化身蛟龙与母亲相见。母亲听闻后久久伫立在山巅，无论风雨，始终望着儿子，天长地久化身为山，得名“望儿山”，母子得以永久相伴。这一传说也使得“望儿山”周围逐步发展出一种母爱情文化，时时刻刻提醒着当代人思忆母慈，保持仁善。

“望儿山”往西，在太行山大峡谷王莽岭与五指峡交界处的上方，有一段穿山而过的人工隧洞叫“慈母洞”。关于这慈母洞，也有一段动人的传说。

古时，山西与河南两省来往不便，需爬山

越壁，途经很多险路。相传唐朝太平年间，河南林县有一书生，早年丧父，其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从小就勉勵儿子读书，以光宗耀祖。一年，朝廷开科取士，这位书生在母亲万般叮咛嘱咐之下，由林县上行，登太行山，路经山西，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。当行至悬崖峭壁间的羊肠小道时，书生脚下一滑，坠入了万丈深渊。母亲闻讯，悲痛欲绝。为避免他人再遭此灾祸，这位性情刚烈的母亲变卖了所有家产，长期露宿于儿子坠落的崖下，烧崖泼漆，用了整整12年，终于浇穿石崖，打通了晋豫两省往来的方便之门，造福了一代代后人。后人为了感恩纪念这位母亲的慈爱与功德，把此洞取名为“慈母洞”。

古人“爱的反哺”

《诗经》中记载了这样的诗句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抚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讲述了一位因为服苦役而不能奉养父母的人的悲伤与哀痛。母亲孕育抚养“我”，照看“我”穿衣，抱“我”在怀中，这样的恩情，如天之高，永生难以报答。在我国古代，也从不乏深知慈母之爱的孝子。

三国两晋时，李密以《陈情表》奏晋武帝，因祖母多病，需照料，婉拒晋武帝征召。李密父亲早亡，母亲被迫改嫁，自幼便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，而如今“刘夙婴疾病，常在床蓐”，所以“臣侍汤药，未曾废离”，二人相依为命，“是以区区不能废远”。祖母对李密的爱，犹如母亲的爱。李密对这种“大母之爱”感恩戴德，这种超越个人志向的孝道，触动了人心，也使后世有了“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孝”一说。

位于我国湖北的地级市孝感，其名称由来也与孝道有关。孝感在南朝时名为“孝昌”，得名于当地“孝子昌盛”。唐后时期，因唐庄宗认为“昌”字犯了其祖父名讳，所以根据当地孝子董永卖身葬父、黄香扇枕温衾和孟宗哭竹生笋等孝行感动天地的故事，改“孝昌”为“孝感”，具有深厚的孝道文化底蕴。

明末，参加抗清斗争的夏完淳兵败被捕。自知身死不可免，慷慨就义之前，夏完淳作《狱中上母书》与母亲：“慈君推干就湿，教礼习诗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难。大恩未酬，令人痛绝。”时年16岁的夏完淳，深知慈母之爱，嫡母之惠，又自知“不孝之罪，上通于天”，他以满腔的真情，倾吐了对母亲的爱，以及无法报答生养之恩的悲痛，感人至深。

《孝经》记载：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；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”孟子曰：“事，孰为大？事亲为大……事亲，事之本也。”古人常记母慈子孝——“白头老母遮门啼，挽断衫袖留不止”“暮惟拜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”……此外，还有刘恒亲尝汤药，王祥卧冰求鲤，子路百里负米……再去翻阅这些古籍，品味古代孝亲故事，无不宣扬着“孝道”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影响着下一代一代中国人。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以一种生活化的表达方式，表达了人心深处最质朴最温暖的情感，勾起了当代人对母爱、对孝道的无限反省与思索。“万爱千恩百苦，疼我孰知父母？”纵观我国历史，深明大义、贤明勇敢、慈爱仁善的“李焕英”们都鲜活地出现在眼前，与她们进行攀谈，与历史进行对话，总能体味其中的深厚底蕴，叩击心门。

你好啊，古代的“李焕英”！

文化视点

中国影视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全产业链同步提质

据文汇报，2021年的春节档电影票房以78.22亿元收官后，长尾效应仍在持续。其中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上映25天，票房逾51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主旋律电视剧《山海情》《觉醒年代》也相继成为荧屏和网络上的双重爆款，得到了年轻人自发推广，在线“催更”。

走过极不平凡的一年，中国影视界在开年之际便交出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作品。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精神文化的“主食”，中国电影和中国电视剧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，已是关注焦点。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多位代表和委员从产业链各个环节、不同角度为中国影视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。

人才是影视业想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，也是确保实现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性资源。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，中国影视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对大批优秀人才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。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电影强国建设的征程业已开启。中国电影在内容端，要凝心聚力打造建党百年电影精品，努力在选好题材、讲好故事、拍成精品上下功夫，鼓励多题材、多类型创作，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品牌。在市场端，则需要充分挖掘释放电影消费潜力，优化市场调节机制，延伸电影产业链条，规范电影市场秩序，推动线上线下相互赋能。

红色经典系列演出在京启幕

据新华社，“红色经典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——郑健指挥男声合唱音乐会”近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。音乐会用恢宏壮丽的音乐、温暖悠扬的歌声，揭开红色经典系列演出序幕。

3月7日至7月1日，“大型音乐史诗《东方红》交响合唱音乐会”“红色经典现代京剧演唱音乐会”“我的祖国——中国民族音乐音乐会”“红色主题钢琴音乐会”等10场演出将陆续在京上演，涵盖合唱、民乐、交响乐、京剧等多种艺术门类。

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坚表示，演出汇聚了北京交响乐团、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、保利天歌交响乐团、北京音协合唱团、北京爱乐合唱团、北京京剧院以及指挥家郑健、李飏、范燕、杨力等名家，曲目包括大型交响合唱《东方红》《长征组歌》等，既有交响华章，又有民乐金曲，现代京剧经典唱段等，将以丰富多彩的演出凸显红色主题。

“希望通过音乐会，带观众重温红色经典，回顾伟大历程。”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李飏介绍，北京交响乐团特别创作的交响作品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光辉历程，将于6月13日在京首演。

意大利将隆重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

据新华社，今年是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·阿利吉耶里逝世700周年。意大利文化与旅游部长达里奥·弗兰切斯基尼说，意大利将举办丰富多彩纪念活动。

据德新社报道，弗兰切斯基尼当天在了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意大利已筹划几百场纪念活动，包括读书会、展览、音乐会和讲座。弗兰切斯基尼说，新冠疫情挡不住人们对但丁的纪念。

意大利政府去年决定把每年3月25日设为“但丁日”。但丁在其创作的史诗《神曲》中描写自己梦到的地狱、炼狱和天堂之旅。据学者考证，梦中旅程开始的日子是3月25日。

今年“但丁日”，意大利著名演员、凭借影片《美丽人生》荣登奥斯卡影帝宝座的罗伯托·贝尼尼将在线朗诵但丁诗篇。

百余汉唐乐舞文物展出

见证中西文化交流

据新华社，近日，《太平有象——汉唐乐舞展》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，共有100余件汉唐时期乐舞陶器展出，生动呈现汉唐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。

据了解，本次展览以“太平有象”为主题，希望通过灵动活泼的陶俑形象再现汉唐乐舞的辉煌，见证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。展出文物有汉代褐釉舞俑、北朝灰陶彩绘马上乐俑、隋唐黄釉舞俑、唐代彩绘胡人伎乐俑等众多精美陶俑，造型栩栩如生，神情活灵活现。他们有的吹奏着古希腊典型乐器“阿夫洛洛斯管”，有的吹奏波斯唢呐，有的正在表演“胡腾舞”等，形象呈现中西方文化交流。

“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，开放的政策以及大气宽广的胸怀，给外域各民族的乐工舞伎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，是乐舞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。”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馆长何飞介绍，唐代乐舞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先行者，乐舞艺术的频繁交流，也推动促进了其他文化的融合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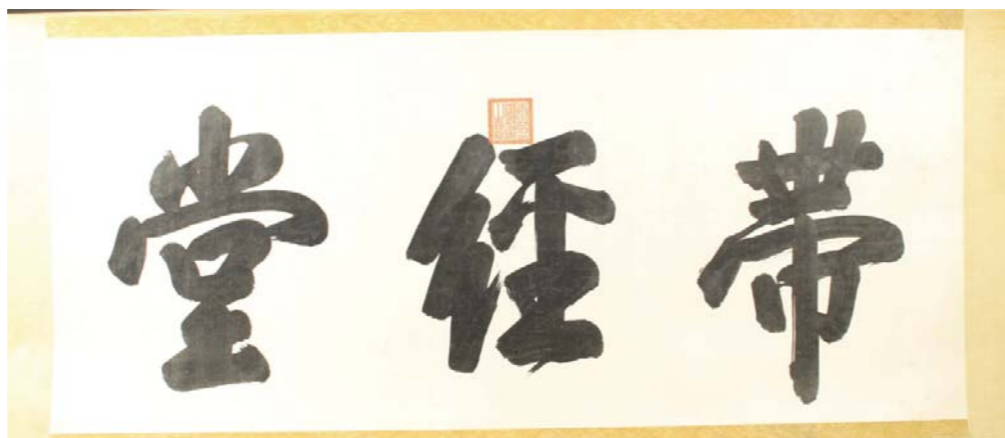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为了让更多公众了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，展览期间还将举办“寻唐——陶俑中的唐代乐舞”讲座，从大象陶瓷博物馆珍藏的四套唐代伎乐俑入手，按俑寻唐，探寻唐代乐舞艺术的真实现貌。

展览将持续到8月31日，免费对社会各界观众开放。（□记者 张依盟 整理）

春天，“带经而锄”正当时

文物志 镇馆之宝

□ 本报记者 张依盟
本报通讯员 赵雷军 霍怡帆



悬挂起来教育子孙，永世不忘，故后世称此宅第为带经堂，即位于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，1986年12月，在此建立占地1万平方米、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纪念馆并对外开放。在桓台县《重修新城县志》中记有“带经堂在南门外街中，旧为明大司空毕亨里第，后王司空空之垣居之，继大司空士禎居之，其正厅康熙三十九年赐额”的记载。

王士禎还有一部作品集，取名《带经堂集》。“带经”一词出自汉代大儒倪宽“带经而锄”的典故。汉代大儒倪宽下地干活时总要带着经书，休息时便抓紧学习，因此，“带经而锄”形容的就是生活贫苦依然坚持学习，用这样的名字命名自己的作品，可见王士禎对自

己的严格要求和对“带经堂”的挚爱。王士禎(1634—1711)，原为山东惠民地区(今滨州)人，因行政区划调整现属于淄博桓台县。清初杰出诗人，原名士禎，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又号渔洋山人，人称王渔洋。王士禎在其去世后，被易名数次，因名字中含有“禎”字，于雍正时避讳，被改称王士正，乾隆帝赐名士禎，并追谥文简。后世文学史中，“王士禎”或“王士禎”两名并用。王士禎为顺治十五年(1658年)进士，两年后赴扬州推官任，后升礼部主事，历充经筵讲官、国史副总裁、刑部尚书，颇有政声。后因受王五案牵涉，被以“瞻徇”罪革职回乡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年)，康熙帝眷念旧臣，特诏官复原职。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一日

(1711年6月26日)卒，享年78岁。

王士禎出生在一个世代宦官家庭，曾四代官至尚书。他五岁人家塾读书，六七岁的时候读《诗经》。23岁游历济南，他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，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，即景赋秋柳诗四首，此诗传开，大江南北一时和者甚多，当时被文坛称为“秋柳诗社”，从此闻名天下。后人将大明湖北岸一小巷命名“秋柳园”，指为王士禎咏《秋柳》处。王士禎博学好奇，能鉴别书、画、鼎彝之属，精金石篆刻，领袖清初诗坛数十年，与朱彝尊并称南北两大诗宗(“南朱北王”)。他的诗早年清丽澄淡，中年以后转为苍劲，擅长各体，尤工七绝，散文、词也很出色。曾为蒲松龄评点《聊斋志异》并题诗共勉。

《四库提要》称“其声言奔走天下，凡刊刻诗集，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，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”。他终生勤谨好学，著作丰富，一生著述500余种，作诗4000余首，有《带经堂集》九十二卷，又删定为《渔洋山人精华录》十卷，《蚕尾集》等，杂俎类笔记《池北偶谈》《香奁笔记》《居易录》《渔洋文略》《渔洋诗集》《感旧集》《五代诗话》。

如今，滨州市博物馆存放“带经堂”的展厅已经成为入馆游客的重要打卡地，特别是对致力于研究、奋发上进的莘莘学子更有吸引力，大家都想与名人名家近距离接触，沾些才气、讨个好彩头。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

